总是想得太多

审 视

◆ 戴 蓉

朋友邀我去旁听他们的水墨欣赏课。画室的周老师点评作品时,指着一棵树说:“这枝干,如果你平时没有写生,怎么能了解它的姿态质感?心里没数,下笔的时候就犹豫,手一软,就完了。”马上联想到一本书中谈到的“审视”对于生活的重要性。没有好好地凝视过一棵树,理论和技巧再好又有什么用?

果然,朋友的画挂到墙上的时候,被大家称赞得最多的,是那些她最熟悉的题材。画得饱满放松的是荷花,洒脱的红荷白荷,我与她在顾村公园和古猗园顶着烈日细细看过。她最爱鸟,家里光是鹦鹉就有葵花、玄凤、牡丹、虎皮几种,鸭子也在一楼的院子里养过一对。一旦了然于胸,作画时刷刷几笔,禽鸟的姿态羽毛全都出来了,浓淡枯湿处理得不慌不忙。一幅小品颇有文人画的味道,寥寥几颗枇杷果,在笔尖藤黄和赭石或深或浅的点染下,颜色有着微妙的分别,仿佛一盘枇杷在嘴里甜甜酸酸复杂的滋味,每一颗都是意外。记忆里呼之欲出的,画出来分外有感觉,瓶中小花用的钴蓝颜料,让人想起江南的黄梅雨季。

周老师的戏曲人物画得异常斑斓,第一眼会被那些变形的脸庞、不对称的双眼吓一跳。定睛细看,又觉得戏台上的武将花脸可不就是这样,有架势的步态、翻飞的戏袍,胡子占去大半张脸。画不是照片,不是把真实场景定格下来的某个瞬间。画画是审视的结果,无论真实虚幻,都是自我的表达。有人说:“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画画也是在画自己,审视了生活,转而审视自己。于是,再看他画的门神,有的大红大绿,有的俊俏的白脸眼角却涂抹着俊俏的桃红,高低错落,把威武与可爱这两个完全不搭的概念扯在了一起。可是有什么不可以呢?角度各异,境界不同,审视的结果也就不一样,忠于自己就是了。

风月总无边

回家的路

◆ 何 菲

曾经在当时我国最大的远洋轮的甲板上,波澜起伏间,诗人F先生对我说,漂泊半生,万水千山走遍,也经历过不可思议的心情,若说此时最大的愿望,那就是出一本诗集,作为历练的残骸,保留在岁月的底部。

两年后,他的愿望实现了。

有很多年,大众说到诗人总是嘲叽叽的。他们的生活不需要诗歌,需要的是涨停板和高帅富。诗人被戏谑化了。可现实生活中诗人不是他们想象的样子,暗藏在犄角旮旯也从来不该是诗歌的命运,尽管这片江湖着实寂寞。

我认识几位海上诗人。他们看上去都不像诗人。他们有着体面的职业,生活优渥。可他们都痛苦,需要喷涌,若是阻塞则更加焦虑。这痛苦难以言说却根深蒂固。以我通俗的体解,那大约不是生存之苦,而是存在之苦,一种现代人的心灵之苦,诗情缺乏之苦。他们企盼寻找的,是人们最开始拥有的东西,支撑他们站在灵魂的层面鸟瞰生活,在诗意的沃土中回望与捡拾生命本质的东西。

诗人F先生是上市公司技术高层,外表精雅而主流。他的屐痕,留在了莎翁的村庄、华盛顿的方尖碑、莫斯科的红场、伊豆的温泉,希腊的帕特农神殿、耶路撒冷的哭墙……在游历中,他的诗句犹如胶片,捕捉瞬间悸动。他写邱吉尔庄园:当富庶/简化为一杯美酒/追求/便萎缩成挑剔的舌苔。他写爱情:四面楚歌/中年的恋爱/总是/裹着沉重的铠甲。当然,站在岁月的高地,这些诗句必然会随着思想的演进不断被他修改编辑,我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他最新的誊清稿,部分回忆必定被偷换,然而,偷换何尝不是创作的另一番幸运呢?

如果游历只是游历本身,那么导游也能成为诗人。我相信但凡好诗人,天生具有极端的敏感和细腻、玩转文字拿捏心境的能力、高度可辨识的风格,甚至还有跟命运暗自沟通的法道。他们听得懂并善于使用某种暗语。他们有着斑驳纷纭的欲望和红尘行走的情怀,剥开光怪陆离的生活表层,将复杂难言的内心历程和自我化解的进程精进为文字的舍利子。

现代人应该忧郁。可当忧郁成为一种时尚,并以夸大煽情的手法呈现时,深在的忧郁反而被忽略或削弱了。在大都会,有一部分人更善于在安身立命的流水生活中表达隐忍的痛苦和长久坚持着的含泪的微笑,他们是诗人。起伏的经历、优雅的生活以及与现世的矛盾、妥协、共存、互渗,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诗人气质。我猜想早年对爱情的彷徨是他们忧郁的启航港,从而引申出他们对从个人到社会,从际遇到命运,从时间到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思索与洞鉴。写诗是在试图探寻一条回家的路吧。

本埠生活录

一 夜

◆ 石 磊

不过是一餐饭饭,他与她,竟约了百般。来来去去,不是他难,就是她不行。一个长夏,忽忽就荒废过去。等到彼此安坐下来,已经是清秋天气。她在心里一字一句地笑,中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吃个小饭,亦是山重水复,破千层的壁,踏无数人头,千辛万苦,不过是赴一趟饭约。这点心思,若是换个地方花下去,换得的,恐怕远不止一餐小饭。偏偏中年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上等耐心。

反正已经蹉跎了半生,何妨继续?

她饮香槟,他喝清水。中年男人,清成这个样子,不是可疑就是可恨,总之她不喜。望一眼窗外俗艳滚滚的黄浦江,懒得跟他讲,随他一清见底去。

她吃东西真真妖孽,简直像是一种不良嗜好,又挑嘴,又大肚。而他倾一夜的心力,默默纵容她。切得菲薄的伊比利亚火腿,繁盛一盘子端上来,如满堂玫瑰花瓣堆砌,香艳惹人极了。她见一眼,竟从心里赞出来。他拣火腿拣芝麻菜,一一到她盘子里,她小小发急,不吃芝麻菜。真的,这样好的火腿,卷着芝麻菜吃,简直应该枪毙。

她想吃意大利大饺子,那晚没有菠菜馅子的,改做的是当令时鲜南瓜馅子,亦好。端上来时,略略凉了几分,没了那种滚烫柔腻乳香滔天。火候火候,最难候分刻数。做菜要刻意,做人就刻意不得。一口无趣,她便好生扫兴。刚好他在对面问,喜不喜欢沉香?她翻个白眼,不喜。老了,厌倦一切的香气。他不解,怎么会?然后津津地讲,最好的香,都是一个人的时候,静静点了来的。这一句,倒是让她心跳了一下,当然了,多一个人,就浪费了一半。他答不是,毕竟,好东西太少。她放下南瓜饺子,一眼一眼地看他,惜物倒是惜得到家,怜人不知会不会?

她嗜羊嗜鸭,偏他双双不沾。她小刀霍霍飞速踞羊排,他慢腾腾一刀一刀切牛排。她匈奴一样片刻荡尽肥羊两排,放下刀叉看他细嚼慢咽。她深心感叹,如今的中年男人,文秀得无法可想,不烟不酒不肉不辣,弄得做女人的,赛过金刚再世,真真手足无措的说。

甜品他替她点了半张桌子,细细甜甜,一件一件摆到面前,从巧克力熔岩到焦糖布丁,她想吃一口极度浓郁的柠檬甜酒,辗转一度,究竟没有开口。于这样清的秋夜,还是饮些温水算了。

不过是,一餐小饭,一夕废话。

中年片刻,一恍惚,亦是蹉跎得心惊。

时还读我书

丰子恺 丰一吟(父女/画文)

这个不大不小的孩子看来是穷苦人家的。由于家庭贫困,必须到山上去砍柴,多半是替富裕人家砍的。可是他很喜欢读书。平时他要承担很多家务事,没时间读书。只有在砍柴的时候,才能借机会休息一下。赶紧抓住这时机读一点书。

丰子恺的画意

美食需要说法

陶陶居

◆ 钟洁玲

陶陶居的点心很出名,点心之中莲蓉包最出名。然而,比莲蓉包更出名的是“看妾侍”。 陶陶居创建于1880年,二楼三楼都有雅座。三楼的座位恰似“八阵图”般回环曲折,北厅是高靠背厢椅的座位,即使站起来也看不到邻座,相当私密。雅座比普通茶位翻倍,仍然客似云来。这些似云而来的“客”,正是欲谋婚嫁的男女及牵线的媒人。陶陶居自诞生以来,上演过无数悲喜剧。最具戏剧性的就是相亲,老男小女或青年男女,一生大事就在这里敲定。

旧广州的官爷阔爷阔少们,要讨小老婆,总喜欢来这里物色,这里成了个“妾侍市场”。看妾侍的方式比较斯文:媒婆领着一位竭力打扮的女子,来这雅座和男人喝一顿茶,聊聊闲天,彼此相中了便由媒婆议价还价。相不中的,男方也得给女方一块几毛钱红包,各自散去,绝无后顾之忧。这风声一传开,那些爱拈花惹草的西关阔爷阔少老大不正经的人,纵然不是讨小老婆,也喜欢花一两块钱来这里认识个把美女,吊吊膀子。有些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子便趁机到这里与阔爷阔少们周旋,乐得来这里白吃茶再捞红包,弄得陶陶居整日好戏连场。

广东著名作家陈残云在他的代表作《香飘四季》里,就描写过一位“农村女”到陶陶居相亲的情形。那是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时期,珠三角水乡仍然很穷,农村女细娇想嫁到广州过好日子,便随着父亲到陶陶居相亲。对象“广州男”是一位杂货铺老板的儿子。杂货铺老板使出老饕的本事,炫耀广州的种种美食……荔枝湾艇仔粥、欧荣记云吞面、刘桂康炖狗肉、海珠路路边鸡、顺记雪糕、南方双皮奶、莲香三黄莲蓉、趣香园杏仁饼、成珠鸡仔饼、沧洲腊肠、莫记乳猪等等。那阵子正逢粮食限购,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细娇边听边吃,陶陶居的蟹黄烧卖、虾饺、金银卷、莲蓉包、柱侯油鸡、酥炸排骨、叉烧肠粉、鸿图窝面……晃得她眼热脑热,正要接受“广州男”的金戒指。但因激动碰翻了茶水,茶杯掉地上碎开,她弯腰到桌底去捡拾碎片,竟然发现“广州男”的鞋子一只大一只小,天啊,原来这对象是个跛子!她惊呆了,继而幻灭,继而逃离相亲现场。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20)

◆ 严 力

➡ 在优美的音乐里
我发现声音是有体积的
随时可以用耳朵去
再摸一遍

➡ 有人问我
原始的胃口算不算绿色食欲
我说原始的食欲
会在后天设置成绿色的
胃口

➡ 音箱里没有音乐字典
就像你看不到自己的
七情六欲
所以命运除了互动
剩下的也只是随机而动

➡ 你出轨的第二天就下雪了
你的痕迹被掩盖了
但没想到邻家的那条狗
会从雪中源源不断地
叼出了你的脚印

➡ 阳光的优点盖满了窗台
更让我觉得好天气是
抱怨社会陋习的最佳理由

➡ 一些人丢失的
不是钱包而是口袋
不是观念而是头脑

繁华与寂寞

容易崩溃

◆ 赵 波

我在上海有一个处女座男闺蜜,感情深到无话不谈。

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外表前卫但内心古典,设计一些外形稀奇古怪的房子之余还会写写文言文,半古半今的我看不太明白,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还颇得好评。

男闺蜜很早就结婚被套牢了,老婆很多年不生孩子也不出去工作,养在家里像个摆设。两人谈不上感情多深,但他是内心老式的那种人,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一种家庭模式。他在感情生活上其实没有多少个人经验,全靠身边我和另外一个互相认识的女闺蜜不停和他分享各自分分合合的恋爱生活才算有了一点纸上理论。

我们愿意把他当男闺蜜,除了因为他外形长得不错,脾气好,随我们怎样发泄都不会生气,只要有他在,一切吃饭总是他请客,这样一个好男人,又有文化和见识,我们说什么,他都可以立刻参与进来,给出意见建议,当然受欢迎啦。

我们之间的感情纯粹是很亲很亲的兄弟姐妹感情,青春期的时候认识直到现在在不同的城市还保持着热线联系。

他这么一个人,越是被家庭套牢其实内心越是有跃跃欲试的念头,老想着什么时候碰到一朵桃花,能和他谈一段古典的爱情,也就是两人喝着小酒,用半文半白的言语不断调情来去那种的。

设计师是个脱离现实的古典之人,他想要的古典爱情估计在现实里早已绝迹,现在的女孩大都没有耐心跟他调情,要不就是直奔主题,要不就是赤裸裸地提要求,希望用他的金钱来交换某些东西。设计师于是心怀幻想又常常被现实打击得非常郁闷。

前几天我和另外一个散落在北京不同角落的闺蜜都被他骚扰,犹如老房子着火,他连发了很多张和某陌生女人的合影照片到我们的手机微信里,要我们来品评一下这个新认识的女知己。

一个缺乏爱情经验的人,一旦被爱情之火冲昏头脑相当可怕。

自称是富二代,在他眼中年轻的风情万种的混血美女,被我们这些对女人极具洞察力的眼睛看过之后,一看就知,那是善于骗没有常识的文艺男人口袋里钱的夜总会出没的人。

我们当然要提醒设计师闺蜜,可怜一心向往古典浪漫的处女座被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抢白得垂头丧气。静下心来,也许是自己遇到过不靠谱的人和事情多了,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人变成了一只只刺猬。想明白这个,我给那个女朋友通气,不要过分干预处女座的浪漫故事吧,不管结果如何,让他自由成长。